



無求
備齋
莊子
集成
續編

32

嚴靈峰編輯



館印行

無求齋莊子集續編
(二十三)

嚴靈峯編輯

藝文書印館發行

齋

PDG

南華經解

宣
穎
撰



藝文印書館據清同治六
年半畝園刊本影印



南華經解



同治丙寅煉丸也

精製於晚城藩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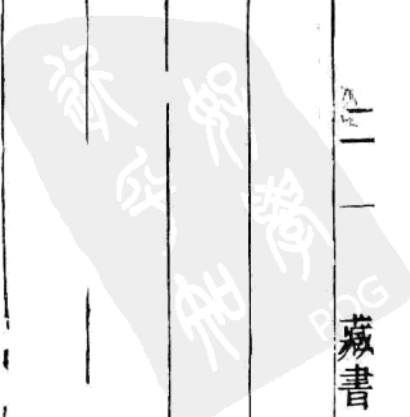
南華經解序

著書難注書尤難道無淺深見道有淺深縱吾心與目之所至以成一家之言期於闡發道之精蘊而止注書則既深明夫道之精蘊苟非以已之心仰窺夫著書者之心與之契合無間則注與不注等而莊子其尤甚者也夫正言易知反言則意曲而隱矣莊語易明諧語則意深而激矣又況反覆譬喻不可端倪支離曼衍莫從究詰雖然特患夫窺見莊子之心耳果能窺見其著書之心雖千載如面談可也夫莊子之書固所謂闡發道之精蘊以成一家之言者也抑思戰國之時何時乎功利中於隱微機詐習若天性距文武盛時雖僅六七百年而政教陵夷或反甚於漢唐衰亂之世是亦古今一大升降也驟而語以仁義禮樂有掩耳而走爾而黃帝老子之學貴在與物相忘而自

化故其論立身則至人無已論處世則清淨無爲明知所論之
過高而欲藥戰國之人心有非是不能勝任而愉快者甚至非
薄堯舜譏訕孔子豈真有所不足於堯舜孔子哉逆知其說之
不能以相勝不如姑抑之更進以至德妙道之行以潛銷其錮
蔽而陰解其膏盲庶幾其有瘳乎此不得已之苦衷也後儒不
察或反以是爲莊子病無乃泥於語言文字未窺其著書之心
歟此書自郭注後歷代注解不一家或以爲佛或以爲道雖其
義未嘗不可通皆各就其性之所近心之所得附會以申其說
未必卽著書之本意近得句曲宣氏茂公所著南華經解鈔本
句梳字櫛篇解節釋能使莊子著書之心躍躍紙上蓋不獨爲
漆園功臣當此大亂初平凡所以靖民心培元氣有世道之責
者詎無所取資乎因屬老友胡君稚楓詳加校訂付諸剞劂以

公同好自有此解前乎此者可盡廢後乎此者可不作莊叟有
知亦當相視而笑莫逆於心

同治丁卯春正月新建吳坤修書於皖江藩署



南華經解序

蓋自孔子沒而微言絕七十子喪而大義乖堯桀之誹譽與儒墨之是非至今而未有以明也堯之譽以便儉人桀之誹以驕處士儒之是變而爲墨墨之非寢附於孔是四者以眩瞖天下之聰明與其議論雖有命世聖哲述宣六經語孟以統一道術莫之能定孟子之世有蒙莊者獨著一書其言曰知止其所不知言止其所不言至矣苟爲明於不知之知不言之言而當世誹譽是非之情斯有所止吾獨惜夫莊與孟同時而不相知也當是時儒之嫡傳有子思子夏周之傳出於子夏之門人軻之傳出於子思之門人孟猶之嫡傳而莊其別傳也莊之書言孔氏七十子盛矣而不及孟孟辯楊墨未之及莊毋乃子輿率其徒以遊諸侯行類墨翟而莊周末嘗持其說以干列國守似楊

朱斯二子之所以不相知歟顧吾嘗平衡而論天下之言儒者
衆矣儒以仁義正天下俗儒徒名其仁義而行之偽儒且利其
仁義而竊之吾安知儒者之果不爲世禍也是故舜禹以後譽
堯者非不衆也有所矯而爲伊周卽有所竊而爲之噲爲莽擦
最下爲馮道而儉人之術工矣幽厲以降是儒者非不衆也有
所持而爲孔孟卽有所竊而爲楊墨爲荀韓最下爲殷浩王安
石而處士之執橫矣至於處士執橫人心流極由是後世一變
而競趨於空無之學空無曷可爲久道也惟蒙莊者獨與天地
精神往來而不敖睨於萬物有以見儒者一宗蕭邈希微常行
於人倫物則之際而孔孟之嫡傳宛然其未亡然則莊子之傳
非別子固大宗也今所定著二十九篇非內非外非醕非雜亦
有言亦無言亦可以有知知亦可以無知知注莊子者苟知無

言之言無知之知斯得之濠上矣而晉宋以來注家粘縛空有徒遠求之老釋而近失之漆園不亦悲乎茂公宣子好學深思探蹟是書有年折衷諸家爲之箋解剗其蕭礫發其清微是書那復須注旣妙悟於象先而得其解者旦暮遇之又豁如於言下譬則畫史盤礴庖丁奏刀又譬則帝青寶網光界重重一爲無量無量爲一快矣哉不可以文句窮不能以智意盡也世之學者讀六經語孟深思而有得焉然後從而讀莊子之書苟讀莊深思而有得焉然後從而讀宣子之解我知渙然水釋怡然理順彼堯桀之誹譽儒墨之是非斯默然其自止矣是書之行其有功於孔孟甚大曷可少哉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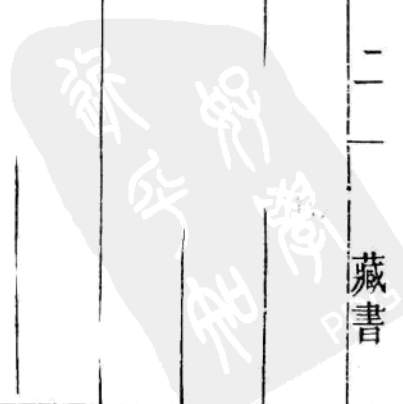
康熙六十年歲次辛丑長至日書於青元觀精舍

邑同學弟張芳菊人氏拜撰

百善象角月

二

藏書



--	--	--	--	--	--	--	--	--	--

南華經解自序

嗚呼天地開闢以來世愈積而事愈增至於綢繆繁飾而無遺者皆非人之所能爲也一道之精蘊不至於暢發不止者也譬之果木由一仁而發兩莖由兩莖上達而千枝萬葉生焉此千枝萬葉豈非皆一仁之中之所全蘊而不發不止者乎特寓之於無而見之於有人自不克知耳夫世自鴻蒙以迄周盛則由根莖而枝葉畢具者也枝葉蔽翳不可復剪人胥悅其燦然故有世道之責者亦就燦然者相爲維持此聖人之不得已也夫聖人欲盡以精蘊示人勢必有所不能而先剪棄其枝葉則是率天下而獸也心尤有所不忍故姑就燦然者爲維持而以其精蘊俟之上智一貫之才而不敢輕爲示此聖人之體大而思深爲愛天下之至也後有上智之才出焉能自窺乎其精蘊窺

之而學未及聖人之大且深也則不復能有所俟於是日取而
津津道之道之不已而筆之爲書而反側摹畫之此莊子所爲
作也向使以莊子之才而得親炙孔子其領悟當不在顏子下
而磨礪浸潤以渾融其筆鋒舌巧又惡知其出不違如愚之下
哉不幸而聖人沒微言絕百家並噪無異禽鳥鬪鳴莊子於是
不能自禁而發爲高論綺言以刪葉尋本披枝見心此又莊子
之不得已也後人讀之乃得徜徉其駘蕩之姿浩瀚之勢空靈
幻化殊詭清越之趣此則莊子之不幸而後人之幸也嗚呼莊
子之文真千古一人也少時讀史記謂其言洗洋自恣以適已
及覽李太白集稱之曰南華老仙發天機於漆園予私心嚮往
取而讀之茫然不測其端倪也乃旁搜名公宿儒之評註不下
數十家而未嘗不茫然也卽郭子玄以此擅勝名家又未嘗不

茫然也則意子長太白所稱卽此茫然無端任意滑稽者是乎
竊疑其必不然也吟諷之下漸有所解屏去諸本獨與相對則
渙然釋然眾妙畢出尋之有故而瀉之無垠真自恣也真仙才
也真一派天機也乃知古今能讀莊子者惟子長太白耳諸家
但摘其數句之工一字之巧遂謂能讀莊子甚且字句之間大
半強作解事譬之主人覲面而笏猜張李其支離可笑有不勝
言者噫莊子之難讀如是乎予此不敢於莊子有加但循其
窾會細爲標解而不以我與焉庶幾莊子本來面目復見於天
下不致覲面笏猜而已若其玄風妙旨則鹿門茅氏嘗曰太史
公於莊子之學未必知夫以太史公能賞其文尙未必知其學
況於予乎然每一披卷文理旣暢神怡意適之際躍如有見則
夫去聖旣遠而爲學人津筏有不可誣者夫莊子旣不避聖人